

FIRST LOVE
FOREVER LOVE

曾爱过我如生命 有一个人



舒仪
著

如果当初我勇敢，结局是不是不一样；如果当时你坚持，回忆会不会不一样

最完美的初恋纪念读物 舒仪最深情浪漫之作

新增三万字全新内容 再度演绎言情经典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爱我如生命 曾有一个

FIRST LOVE
FOREVER LOVE

完美纪念版

舒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有一人爱我如生命：完美纪念版 / 舒仪著. —长沙：湖南

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04-5025-0

I. ①曾… II. ①舒…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9260号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女性言情

曾有一人爱我如生命：完美纪念版

作 者：舒 仪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丁丽丹 刘诗哲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优阅吧

监 制：一 草

特约编辑：钟慧峰 布 狄

封面设计：熊 琼

版式设计：付 莉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5025-0

定 价：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懂什么是爱情。

年少的我，曾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那时我不明白，世上另有一种力量，叫做命运，只能承受，不可改变。

当我在学校空旷的浴室里，扯着嗓子唱“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血肉横飞的场合，乌克兰，奥德萨市。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在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
在喧闹的虚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容。

许多年过去了，
暴风骤雨般的激变，
驱散了往日的梦想，
于是我忘记了你温柔的声音，
还有你那精灵似的情影。

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
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逝，
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感，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

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
这时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
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倾心的人，有了诗的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 普希金 《致科恩》

Chapter1 第一章 月亮

- 001 已不会再有那样的月夜，以迷离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树林，将静谧的光辉倾泻，淡淡地，隐约地照出我恋人的美丽。

Chapter2 第二章 我曾经爱过你

- 021 我曾经沉默地、毫无希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愿上帝赐给你的也像我一样坚贞如铁。

Chapter3 第三章 春天

- 041 你的来临对我是多么沉重，在我的心灵里，在我的血液里，引起多么痛苦的陌生。一切狂欢和所有的春光，只会将厌倦和愁闷注入我的心。请给我狂暴的风雪，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

Chapter4 第四章 歌者

- 059 在荒凉昏暗的树林里，你可曾遇见，一个歌者在歌唱他的爱情和苦闷？他的微笑，他的泪痕，还有那充满烦忧的温顺眼神，你可曾遇见？

Chapter5 第五章 我们的心多么固执

- 083 不久前我曾恳求你欺骗我心中的爱情，以同情、以虚假的温存，给你奇妙的目光以灵感，好来作弄我驯服的灵魂，向它注入毒药和火焰。

Chapter6 第六章 冬天的道路

- 107 明天啊，我将坐在炉火边忘怀一切，而只把亲爱的人儿看个不停。我们将等待时钟滴答作响，从清晨到夜晚，等待午夜让嘈杂的人们散去，那时我们将不会分离。

Chapter7 第七章 该走了，亲爱的

- 125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飞逝，每一分钟都带走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两个人期望的是生活，可你看，死亡却已临近。世界上没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宁静。

Chapter8 第八章 被你那缠绵悱恻的梦想

- 143 被你那缠绵悱恻的梦想，随心所欲选中的人多么幸福。他的目光主宰着你，在他面前，你不加掩饰地为爱情心神恍惚。

Chapter9 第九章 爱的尽头

- 163 这悬崖边不断破裂的爱，因为不忍停下的足步而坍塌。忘了他吧，眼泪只会弄湿翅膀，只要心灵足够宽广，其实随时都可以飞翔，即使这颗心早已坠落深伤。

Chapter10 第十章 康复

- 185 我用软弱的低语呼唤我的爱人，但在我的意识中又聚起阴郁的幻想，我用我软弱的手在黑暗中把你寻觅。突然，在我滚烫的额头，我感觉到你的眼泪、你的亲吻和你的气息。

Chapter11 第十一章 往事

- 211 一切都已结束，不再藕断丝连。我最后一次拥抱你的双膝，说出令人心碎的话语。一切都已结束，回答我已听见，我不愿再一次将自己欺骗。也许，往事终会将我遗忘，我此生与爱再也无缘。

尾 声 我的名字 235

前 传 今夜我不会遇见你 239

后 传 假如我是真的 267

Chapter 1 第一章

月 亮

已不会再有那样的月夜，
以迷离的光线，
穿过幽暗的树林，
将静谧的光辉倾泻，
淡淡地，
隐约地照出我恋人的美丽。
——普希金《月亮》

“2，3，4……”我双手插在外套兜里，盯着跳动变换的楼层数，在心中下意识地默数着，手心因为莫名的恐惧，已渗出一层汗水。

陈旧的电梯发出吱吱嘎嘎的噪声，艰难地一层一层往上爬。电梯轿厢的显示面板上，只有十层亮着红灯，这是我要去的楼层，很显然，也是电梯里另一个人的目的地。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对面那个男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危险而紧张的气息。

那人穿得很整齐，衣服却明显不合体，好像是临时借来的。他走进电梯时打量我的那一眼，只能用“杀气腾腾”来形容，让我浑身的血液几乎降至冰点。

我偷偷看他，他仿佛有第六感应，眼珠立刻转过来落在我身上，棕黄色的瞳孔映着顶灯，冰冷得令人窒息。

我不安地低头错开视线，只盼着电梯快点停下。

这是一座十二层的建筑，位于奥德萨“七公里”市场的旁边，其间进进出出的，除了附近的阿拉伯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波兰人，百分之七十是市场里的中国商人。而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从五官到衣着，明显也是一个中国人。

这时，七层的显示灯开始闪烁，此层有人叫梯。

门开处，我看到一双男式的黑色软皮鞋，一直走到我身边。一角驼色的风衣，熨服地贴在深灰色的长裤边。

狭小的空间内多了一个人，不安的气氛却缓和下来。我没有抬头，只悄悄吐出一口长气，眼看着新上来的人伸手按下了数字“12”。

十层到了，我凑近电梯门等它缓缓打开，一面在心里编排理由，琢磨着该怎么和彭维维解释迟到的原因。

事情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

我连吓带惊，事后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门开处眼前黑压压一片人。

我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拽住扔出了电梯，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对面的墙上，眼前金星乱冒。

等我的视力恢复清明，身体早已失去了应变能力。视线里只有棍棒和菜刀上下挥舞的影子，人体在地板上挣扎翻滚，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眼前呈现的，竟是一场比黑帮电影真实百倍的残酷杀戮。

我开始狂叫，手脚并用地向旁边爬动，可是却躲不开四处飞溅的血肉。我大哭，浑身哆嗦成一团，就像儿时的梦魇，除了哭叫，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从噩梦中逃脱。

某户人家被惊动，屋门开了又关，屋主人变了调的尖叫在楼道里回荡，经久不绝。

远远的警笛声，从四面八方方向此处汇集而来。

有人大喝一声：“警察！走！”是明明白白的中国江浙口音。

十几个黑影迅速作鸟兽散，扔下一地沾血的凶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趴着的，是一摊血糊糊的烂肉，早已辨不出人形。

我当时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线，居然立刻噤声，翻身爬起来，视线锁定在触目的鲜红上，无法挪动分毫，竟然下意识地琢磨着，这里那里究竟是原来的什么器官。

正看得津津有味，眼前忽然黑下来，刺眼的红色消失了。我闭上眼睛，闻到一股烟草混着皮革的淡淡香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是有人用衣襟罩在我的头顶上。

一个声音附在耳边，用汉语轻轻地说：“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这是我对现场最后的记忆。

等我的记忆又能接上棒的时候，人已在警察局。

乌克兰警察的制服，是一种暗淡的灰蓝色，有点像国内某版铁路制服的颜色。

对警察，在国内就没有太好的印象。到了乌克兰，除了同胞间的耳濡目染，入境时海关警察贪婪的嘴脸，更让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早就打了个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我转着脑袋四处打量，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封闭的问讯室，室内只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顶灯雪亮，照得我有点头昏。

大脑皮层开始活跃，记忆渐渐恢复，方才血淋淋的一幕又重归眼前。我把头埋进臂弯，努力控制，但无法止住身体的颤抖，椅子被我抖得咯吱作响。

对面的警察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咳嗽一声，用英语开始例行公事的盘问。

“名字？”

“玫。”我撑着额头勉强敷衍。

“家族姓氏？”

“赵。”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地址？”

我报上当前的居住地址。他皱起眉头：“为什么和签证上的地址不符？”声音虽然生硬，英语发音倒是罕见的标准，不比一般的乌克兰人，说起英语嘴里像含着一大口伏特加酒。

“因为签证时没人告诉我，房客还包括蟑螂和老鼠。”我不耐烦，皱起眉头看着他，“难道阁下没住过学生公寓？”

他板得紧紧的脸稍稍松动，启齿露出一丝微笑。我这才注意到，对面坐着的是位面目端正的乌国帅哥。帽檐下一双深邃的眼睛，像阳光下的黑海，碧蓝清澈。

这点恩赐似的微笑，如同乌云背后的阳光，云缝里露露脸又很快消逝，后面的问题开始愈加尖锐。

“我什么也没看到。”面对他的逼问，我来来回回只有这么一句。事实上，我的确什么也没看到，我有限的俄语修行，也只够支持我语法正确兼发音清晰地表达这一句。

而那个富有磁性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徘徊不去，“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

我极力想回忆起那个男人的其他特征，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的画面只剩下那角棕色的风衣。

终于被送出警局的时候，已是半夜。眼前是彭维维那张画得无懈可击的俏脸。

“赵玫，你丫可真够命大的。”她迎上来笑，双眼的焦点却不在我的脸上，直盯着我的背后。

我扭头，原来身后跟着那个身材高大的帅哥警察，难怪维维的神色像小熊维尼看到蜂蜜，两只圆溜溜的杏核眼，此刻眯成了两弯月牙儿，完全当得起“媚眼如丝”四个字。

“小姐，你忘了护照。”这小子大概见惯了女人色迷迷的眼光，毫不在意维维的惊艳，只是不动声色地向我伸出手。

他的手心里，摊着一本棕色的护照。

我接过护照翻了翻，随即揣进衣兜，草草地点头致谢，拉起维维的手：“我们走。”

她很不高兴，努力想甩脱我的控制：“这么急干吗？”

我不想理她，心里多少有点埋怨，因为今天的遭遇跟她有直接关系。

维维一直想买件国内进口的羽绒服，也不知道谁跟她说的，直接去找批发商买，比市场里的价格要便宜一半。大部分中国批发商的中转仓库都设在那座楼里，但那地方比较乱，维维一个人不敢去，所以我才会下了课就赶过去陪她。然后她照例迟到半小时，躲过一劫，我运气不好就碰上这种倒霉事。此刻我只想快快离开警察局，可是下午的血腥场面在眼前挥之不去，心头作呕，双

腿发软，几乎迈不开脚步。

维维见我脸色不善，立刻乖觉地闭上嘴，伸手扶住我。

“赵小姐，”“蜂蜜”在身后提醒，“你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需要尽快续签。”

我回头看看奥市警察局的标志建筑，有些犯迷糊，我怎么会来这儿？满天的星光在我眼前一下消失。

醒来的时候，触目所及是一片全白。

我冒出一句任何失去知觉两小时以上的人都会说的话：“我怎么会在这儿？”

彭维维捏捏我的脸蛋：“小丫挺的你撞上黑帮火并了，居然没被灭口，现在还能耳聪目明四肢健全！”

我皱起眉头，正式表示反感。

彭维维是我在音乐附中的同学，那时我主修钢琴，她主修声乐。原来挺秀气文雅的一个女孩，来乌克兰不到一年，就变得满嘴粗话。

但是，等等，黑帮火并？霎时间记忆全部回来了，我看着她，慢慢蜷起身体，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妈……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用，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妈妈。

“医生！医生！”维维抱着我手足无措，大声呼喊着护士。

手臂被人用力按住，一阵冰凉，一阵刺痛，我渐渐哭不出声，开始断断续续地抽噎，后来就睡着了，大概是镇静剂的功效。

几天之后，当地报纸登出了现场的大幅照片。原来不仅是我，奥德萨市的市民皆有幸目睹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火暴场面。事发当天，几十辆警车如临大敌，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媒体云集在中国市场附近，兴奋得像打了鸡血。毕竟奥德萨市民风淳朴，多少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恶性案件。

警方初步怀疑是两派黑帮的仇杀，但比较讽刺的是，半个城市的警察，在十二层建筑里过完粗筛过细筛，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嫌疑犯。最后只好带走了十几名疑似现场目击人。

据说我和另一名中国男子，是最接近原始现场的两名目击证人。这样倒是

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奥市警局会对我紧追不舍。而我的记忆出现断层的时间，显然错过了最热闹、最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时刻。

把现场的情况讲给维维听，她歪头想了很久才回答，那个男人对我的叮嘱应该是好意，假如我不对警方守口如瓶，一旦和黑帮扯上恩仇，后面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几天我常常出神，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好奇地猜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周后出院，又在家里休息了一天，收拾好上学的琴谱和书本，忽然想起签证的事，心里不由得略略一沉。因为我不得不再跑一趟警察局，那个在噩梦里会反复出现的地方。

从警察局移民办公室出来，我的心情沮丧得难以形容。一路踢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只想大喊两声以散去心中的郁闷。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无意的疏忽，竟然会造成如此致命的后果。

三年前我毕业于首都那所著名的音乐附中，专业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时因为贪吃了一碗麻辣烫，连拉了三天肚子，文化课考试自然一塌糊涂，与自小梦寐以求的中央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我既不愿服从分配，又不想重回高三再吃二遍苦，从此成为父母眼中的无业游民和问题少年。吃了半年闲饭之后，同学介绍了一份工作。每天下午我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大堂演奏钢琴，收入勉强够养活自己。

这么着晃了两年，我彻底厌倦了替别人的衣香鬓影做活动布景的生活。我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进入法国或奥地利的艺术学院深造。但我的父母只是某部设计院的普通工程师，家境不过小康，高额的学费和居高不下的拒签率，都令人望而却步。

直到彭维维从乌克兰发来一封邮件，把奥德萨吹得天花乱坠，再加上留学中介巧舌如簧的忽悠，我终于动了心，靠着父母有限的积蓄，于三个月前持短期临时签证入境，成为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预科学生。

出发前，我趴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奥德萨的位置。对于乌克兰，我只知道，蓝眼睛的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人，二战时苏联红军的元帅朱可夫，也是乌

克兰人。

奥德萨市位于乌克兰南部，濒临黑海，曾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始建于古希腊。从这里，可以乘船到达罗马尼亚、法国、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街市流行语却是俄语。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则是乌克兰最古老的音乐高等教育学府之一，也是欧洲音乐学院协会成员。我希望这只是一条折中之路，两三年后能够拿这段求学经历当做跳板，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签证。

但这个梦想，方才已被那位面目呆板的移民官员打击至粉碎。他懒洋洋地告诉我，由于签证申请材料的居住地址与现住址不符，如果我想续签，必须由学校出具学生公寓的居住证明。

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搬离公寓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他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法律规定，你必须提供和签证地址一致的居住证明。”

“这是什么白痴规定？”我很纳闷，难道在乌国居住十年，为了续签还要搬回十年前的居住地不成？

“或者，你可以搬回公寓。”他果然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你大爷的！”气急败坏之下，我的中文粗口秀脱口而出，反正他也听不懂。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作风，果然和国内如出一辙。

他则面无表情地摊开手，一本正经地说：“否则，你只能回到你来的国家去。”

我恨得想越过桌子掐死他，此刻距离我签证到期的日子已不到十天。学生公寓如今人满为患，哪儿会有空位给我留着？

可是不如期续签的后果，他也说得很清楚，从此我将成为非法移民，即“黑人”。从黑人变回合法移民，视个人的运气，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不比重新办份申请省时省力。

我怏怏地返回学校，在公寓管理部泡了一个下午却毫无收获，只好无精打采地沿着海滨林荫道溜达回去。

梦游一样在路上晃着，我开始认真考虑后事，如果得不到续签，接下来该怎么办。

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我想得出神，压根儿没注意到斜刺里忽然冲出一辆跑车，等我意识到危险，早已躲避不及，大脑刹那一片空白。

刺耳的刹车声里，那辆跑车的前脸，紧贴着我的身体左侧停下。我傻立在路中间，手指头都忘了如何移动。

那司机可能同样被吓傻了，好半天才拍开车门，气冲冲地下来，手指几乎点在我的鼻子上，用俄语大声质问：“你！怎么回事？”

我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张漂亮而嚣张的脸，中国男人的脸。

忍了一天的怒气在这一刻突然爆发，我扬起手中的背包一下砸了过去，用中文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撞了人还这么牛逼，你谁呀你！有辆宝马你了不起吗？有本事你回中国放肆去，在人家土地上充大爷，算什么东西！”

那人显然被我泼妇似的发作吓了一跳，倒退两步躲避着包中四散的杂物，也换了中文回应：“哟嗬，挺秀气一小姑娘，怎么这么泼呀？走道不看路，你还有理了你！哎哟，还打人，你信不信我还手？”

我有点儿破罐子破摔，索性把泼赖进行到底，直逼到他的脸前：“行啊，你现在就还，不还手你是孙子！”

他盯着我，脸上划过一丝奇异的表情，仿佛是惊讶，接着是恍然，然后笑了起来：“成，算你厉害，今儿我真走了眼！”

背包带被他攥在手里，我用力抽了两下，但纹丝不动，我狠狠瞪着他，他却笑眯眯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我脸上逡巡。

另一侧车门打开，一身材惹火的当地妞儿扭下车，袅袅婷婷地倚在车门上叫他：“马克，上车来。”声音娇媚得滴得下蜜水来。

奥德萨十月中旬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她还穿着抹胸和豹皮短裙，细腰长腿完全暴露在秋季的寒风里。也不怕冻死，我撇撇嘴。

这种装扮的女孩子，在奥德萨街头随处可见。她们都有着惊人的美貌，十六七岁就开始出道，目标人群是侨居奥德萨的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洋妞最美丽的时候，牛奶一样的肌肤，花瓣一样的嘴唇，恍如拉斐尔笔下的花季少女，却出卖得异常廉价，二十美金就能陪人睡一夜。

那些沉浸在脂粉阵里的中国商人，早已是乐不思蜀，他们管自己叫做“大清炮队”。“大清”，当然指代中国，“炮队”两字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

在街道上开车横冲直撞，在卡奇诺赌场一掷千金，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的，也是同一批人。

听到女伴的声音，那人对我笑笑，松开手走过去，搂着那小妞儿的腰，贴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她便大声地笑，一眼一眼地打量我。

我一声不响地蹲下身，一件一件收拾着满地乱滚的东西。酸痛却从心底深处直泛上来，眼前顿时模糊一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放弃北京温暖舒适的家，来这个破地方到处为难，还要被这样的人渣欺负。

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鞋面上，我带点赌气，用手背狠狠地抹去，跟自己说：大不了回家，有什么可哭的，赵玫你可真没用！

“哎，原来你叫赵玫。”一双棕色麂皮鞋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心突然大力一跳，这声音如此熟悉，似早已镌刻在记忆深处。我抬起头，顺着牛仔裤、麂皮夹克一路看上去，那死小子手里正捏着我的护照，津津有味地翻看着。

我一把夺过来塞进背包，站起来就走。不可能，我在心里嘀咕，不过是偶然的相像而已，那个声音多么温和，它的主人怎么会如此浅薄庸俗？

“嘿，嘿，我说，”他追在后面喊，“你也不看看，有没有打残我，甩手就走，将来医药费算谁的？”

“你去死吧！”我回头恶狠狠地说。

长这么大，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恃靓行凶的绣花枕头。我抱着书包奔跑，这一刻觉得世界都是灰的，天地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处。眼泪再不受控制，哗哗地往下落，我就这么着一路哭进了家门。

回到和彭维维合租的公寓，我筋疲力尽，一头倒在床上。

彭维维一向约会奇多，很少在家里待着，今天却出乎意料没有出去，听到动静，她糊着一脸面膜过来看我。

“赵玫，你怎么了？”

我拉过被子蒙上头：“别烦我！”

“你又犯什么牛脾气？来，跟我说说……”她爬到床上扒开被子，用力扳过我的脸。

我被她揉搓得难受，只好一五一十地如实交代。

“嗨，就这么点破事儿，你愁成这样？”听完我的遭遇，她颇不以为然。

我翻个身：“你当然不在乎，我要是这么着被遣返回国，我爹会打断我的腿。”

“得了得了，交给我，瞅你那样儿。”她推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吃这行的，我找他帮忙去。”

“真的？”我看到点儿希望，略微打起精神，“需要多少钱啊？”

“哎哟，你可真没意思，俗！我让他按自己人收费，成了吧？别再吊着脸了。”

我坐起身，心头的郁闷渐渐消散，开始关心闲事：“你那些牛鬼蛇神呢？怎么今儿一个都不见？都认清你本质开始改邪归正了？”彭维维的男友多得让我眼花缭乱，平日张冠李戴是家常便饭。

“谁说的？”她拿着我的护照回自己房间，笑声透过门缝传过来，“你丫对我太没信心了。”

凭良心说，维维实在是个美丽的女孩儿，在附中时就盛名在外，经常有痴情的小男生，风雨无阻地候在校门处，就为能看她一眼。可惜她遇人不淑，两年前跟着男友抛家离国来到乌克兰，没想到那男人却迷上了赌博，在卡奇诺赌场欠下别人一大笔钱无力偿还，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狠心扔下她就此人间蒸发。

我不知道维维曾经遭遇过什么，也不知道那段天天被人堵着门追债的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三个月前我在基辅机场见到她时，惊讶于当年的校花，容颜依旧俏丽如初，但眼角眉梢堆积的，却是这个年龄的女孩不该有的沧桑。

她不再是昔日那个娇俏纯真的女孩儿，此刻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背景，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有钱，而且舍得为她花钱。

我们住的这套公寓，位于市区最繁华的济里巴斯大街附近。原是她一个人住着，我来之后便占去一间卧室，两人合用客厅和厨房，每月象征性的，她只收我八十美金。

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每月的水电气暖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五十美金，更